

“素”——一位布道家 女儿的故事*

戴永和**

“恭喜你，喜得千金！”助产士向丁牧师轻声道贺。著名的华北布道家丁立美牧师现在有了第三个孩子。

“主啊，我感谢祢！”他大声宣称。“我要向异邦人作见证：凡祢所赐的惟有心存感谢！男孩有的她也必有，尽管别人认为女孩都要出嫁，读书浪费钱财，我却不然。我要让她像男孩一样接受教育。‘素’将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世人：女孩同样大有出息！”

从出生之日起，‘素’就深受丁牧师的厚爱。每次布道归来，他总是满怀喜悦地把‘素’抱给邻居们看，而别的父亲则是抱着男孩，一心指望他们长大招亲，继承父姓和家业。

‘素’还不满三岁，丁牧师就惊喜地发现她会唱歌，音调准确。于是就教她唱了许多好听的赞美诗。她那清亮的童音，也深为邻居所喜爱。

这时丁牧师已在心中默想：“我要尽力使她在知识、

音乐等各方面接受最好的教育，将来与我布道作伴，用音乐使神更得荣耀。我的小素筠啊，愿主赐福于你！”

到学龄时，素筠与左邻右舍的男孩一起进了私塾。教孩子四书五经和算术的老师，由学童家长凑钱聘请。她的成绩，丝毫不比男孩逊色，直到学业结束。在那时，中国女孩所受的管束极严，只有过旧历年时，方可由年长的妇女带领上街看看，平时则被禁锢在内院之中。读完私塾，若要继续升学，素筠就不得不背井离乡，去大城市投考西方教会的女子寄宿学校。那时中国实行男女分校，一般城市女校很少。

她后来进了著名的苏州景海女中。富裕的学生家长都为该校捐款，但素筠家境贫寒，为了供她上学，全家节衣缩食，才勉强凑足学费，零花钱几乎没有。丁牧师总是秋天送素筠去，暑假再接她回来。所以见到有钱的女孩，总使素筠羡慕不已。

一天，她看见别人在买东西，一个不诚实的念头在心里怂恿她说：“你看，那个女孩她多富有，何不去‘借’一块钱呢？”她果然受了试探。这一块钱对素筠来说可是不少，她没想还钱，对方也不在乎，不久便忘掉了，她自以为很聪明。

中学毕业后，要留在大城市里找个工作并不困难，但父亲另有打算。他希望女儿发展音乐专长，为传播主的福音所用。所以当丁牧师得知素筠通过公开考试，获得清华大学赴美奖学金，并被美国麻萨诸塞州蒙特荷里亚女子学院 (Mt. Holyoke College) 所录取时，便极为欣慰，感到这一愿望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。

满心欢喜的父亲由一位西方教士陪同，到码头来为

女儿送行，嘱咐她努力学习，回来为建立中国教会而工作。素筠深受激励，站在甲板上，挥手向父亲告别时，也感到骄傲无比。的确，千千万万的中国女孩，能有人像自己这样获得赴美深造的殊荣？此去定要发愤苦学，期有所成，归来服务同胞。然而，对于新大陆的憧憬实在令人激动，一时她竟毫无思乡之愁了。

初进学院每天读经，早晚祈祷。但不久她便发觉，在同学当中很少有人像她这样，好像她们都对读经祈祷不感兴趣，这使她困惑不解。自问：“这就是信仰基督教的美国吗？为什么年轻人都不以主的真道为重？”

科学教授的打击接踵而来。他似乎专以批评圣经为乐，总是轻蔑地说圣经如何“谬误”。直到有一天宣称：“圣经是一本过时的书，它与今天的时代已毫不相干。读经是浪费时间，现代大学生很少再去读它。”

素筠追求时髦，不愿被人视为古板。于是便悄悄地把圣经藏了起来，压到箱子底下。她想回国以后，还要说服父亲接受新派观点，放弃读经祈祷。难道新派同学就不是基督徒了？从此，她做礼拜的次数愈来愈少，每逢主日，不是出游，便是留校备课。

从蒙特荷里亚女子学院毕业，素筠又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。那时，在中国留学生中女生极少，申请名牌大学的奖学金并不困难。而学校也认为：为新兴国家培养有为青年，无异于造就该国未来的领袖，应是一项极有价值的援助。

素筠潜心学习生物，意在回国之后谋到一个高薪的教师职位。当然，她也憧憬着优裕的家庭生活，知道自己日后必是达官巨贾追逐的对象，因为国内当时像她这

样的女留学生还似凤毛麟角。她既努力读书，也刻意追随世界头号国家的时代潮流。发型、衣着和生活方式都西化了，还想有朝一日再把美国文明移植到中国去。

时间飞逝，回国在即。直到整理行装时才意识到，她即将与自己倾心的西方文明告别，无可奈何地再次回到童年时代的社会中去。当时，只有上海、北平等大城市因为有洋人经商而发生了变化，中国其他地方几乎毫无改变，怎能使自己再去适应以往的生活？

另一个难题就是，回国后她将如何把自己无意陪同父亲旅行布道的决定，告诉他老人家。从儿时起，父慈子孝的儒家思想已深深地印在心中。她完全想象得到，一旦说出自己的决定，对父亲将是多么重大的打击，这事她最不想做而又必须去做，使她十分伤神。

她也不愿屈从父亲的决定而自毁前程。父亲属于过去的时代，而她却满怀热望，想留学归来一显身手，促进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传播。

日复一日，周复一周，思想上的斗争反复终于有了结果。她决定一旦轮船靠岸，就毫不迟疑地把一切告诉父亲。话要说得坦率、简单、明了，如在美国行事。敦促父亲别再指望着她，还是独自出去布道。而她已决定留在上海，在这个西方文明业已生根的城市里，为自己寻找适合的工作。

轮船驶入了黄浦江，缓缓地向上海码头靠拢。老远她就见到父亲和那位传教士在人群中向她挥动手帕，欢迎她归来无恙！她心跳加快，知道再过片刻，慈父就要被自己恶言所伤而悲痛欲绝了。但却竭力保持镇静，一心只想让父亲尽快知道自己的决定。跳板搭好了，

随同第一批下船的旅客，素筠飞快地跑上岸来。

父亲和传教士各抓住她的一只手，紧紧不放。但未亲吻拥抱，因为这是中国。

父亲首先说道：“素筠，我多么盼望有今天啊！我把你从小奉献给主，让你受到最好的教育，就是要你为祂工作。你回来后，我们一起去布道吧。今年夏秋两季的日程已经排满，有好几个为布道作准备的培灵聚会正等着我们参加。以后布道，你既有属灵的工作，还要弹琴领唱……我真为你高兴！现在就去取行李吧。”

她心跳得更加快了，回答父亲说：“爸爸，我真高兴，今天又回到了您的身边！当我看见您和亲爱的教士来接我时，感动极了。正如您所说，我出国的时间不短，接受了美国著名大学的教育，因此，我决定留在上海教书，也好赚钱供给家用。”

“但是素筠”，父亲立刻打断了她。“主会照顾我们的家。中国布道事业需要你和你的才能。而你参加布道的消息也已广为人知，还是让我们先来为今年的夏令会做准备吧，我需要你，主需要你。”

“爸爸”，素筠再次开口。“我实在不想让您老人家感到难过。但我要说，我的信仰和出国之前不一样了。在美国，许多基督徒都不读经，教授也说，圣经上的许多记载不真实、不科学。我现在只想做事挣钱，安排好自己的生活。”

话语如此唐突而不得体，正是她接受了西方文明的表现。在中国，女儿对父亲说话怎能这样绝情？所以不但丁牧师，就连站在一旁的传教士听了也为之一怔。父亲几乎站立不住，想去抓住什么。从三人互换的目光中，

可以感到丁牧师所受伤害之深。难道是我们听错了？不，这是真的。眼前这位年轻女士，就是我们作出牺牲培养起来的。而她的回报却是忘恩负义。接着便是长时间令人尴尬的沉默。

还是素筠最后打破了僵局。她说：“去海关领行李吧。我总要先找个地方住下来，再去接洽工作。”

父亲低头垂肩，跟着她一步步地走进海关大楼，心中痛苦难言。他真想远离人群，向恩主哭诉一场！

几天之后，人们又见到了丁牧师，他独自一人登上火车，朝着开会的地方而去。这时，素筠也在上海租赁的公寓里安顿下来。不过每当素筠想起父亲和她分手时面部的表情，仿佛精神已被压垮，也不免受到良心谴责，产生一阵悔恨。但她接着又想“事已如此，无可奈何。反正我要为自己安排一切。”

素筠很快便被著名的沪江大学高薪聘任为副教授。她现在投身于大都市的高级享受之中，周围尽是富足而有地位的朋友。由于社交过多，就更没有时间做礼拜了。

在她的社交圈里，有为青年比比皆是，也都在寻找自己理想的异性伴侣。虽然缠足的陋习已被革除，但出身高贵的青年女子，仍以文盲或缠过足的居多，若娶她们为妻，难免不遭社会讥讽。因此，素筠的天足和文化素养，便使她倍受青睐。

给素筠印象最深的年青人是尹任先(Ernest Yin)。他生性机敏，事业有成，具有哈佛学历，在工商界中也有地位；但他却是一位前妻病故、带着四个大龄儿女的鳏夫，跟随先辈拜过偶像，对基督教所知甚少。在哈佛时，进过教堂，听过福音，却并不明白真道。

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，尽管新式男女已经破除父母包办婚姻的陈规，但恋爱结婚仍须求得双方父母同意。素筠知道，她若和尹结合，必遭丁牧师的反对。

素筠再次违抗父愿，为自己选择了生活伴侣。订婚之后才告诉父亲，后来，又邀请父母前来参加婚礼。丁牧师心情沉重，他来参加婚礼是向女儿表白：因为爱才不反对她所作的选择。丁牧师仍旧每天为素筠祷告，求主施恩，使她恢复随流失去的信心。

婚后不久，丈夫由工商界转到政界。素筠也随之迁居到了华东的另一个城市，是本市名流，家中常有仰慕丁立美牧师的中外传道人前来造访；但她却很少去教会做礼拜。他们的住所宽敞，花园很大，后院还有漂亮的莲花池。饮食起居均由家仆代劳，素筠则有充裕的时间弹琴练唱。她的声音圆润柔和，丈夫和四个子女无不喜爱听她歌唱。

素筠的头胎是个男孩，活力充沛，十分可爱。她大喜过望，坚持要请父亲前来为外孙取名。外公也仿佛是从未见过如此讨人欢喜的孩子，做满月酒时，高兴地为他取名大卫。此后每当他到这一带来布道，总要与素筠同住几天，以逗外孙为乐。素筠也为有了小宝贝大卫而深感自豪。

一天下午，素筠正在练琴，不满六岁的大卫跑来要这要那。素筠叫他自己出去玩耍，大卫便跑掉了。不一会，他又来纠缠，妈妈再次叫他走开。到第三次时，素筠失去了耐性，很生气地站起来斥责他说：“走开！自己到外面去玩，无论你要什么，都等我弹完了琴再说，快走，别再回来！”

见妈妈如此生气，大卫也害怕了，吓得跑了出去。

但不久素筠便后悔了。她想：“我不该那么严厉地斥责大卫，他是小孩，怎能理解我有严格的计划，每天要按时弹琴练唱？不行，要赶快去找他，好好安慰他一番。”

到处都找遍了，未见大卫。大声呼叫，也没有回答。又吩咐仆人到门外去找，还是不见踪影。于是感到有些不妙。

“会不会跑到莲花池那边去了？”她问道。急忙和仆人前去，一看便尖叫起来，果然发现大卫失身落水，正漂浮在池中。连忙下去救起，施行人工呼吸，又请医生急诊，可惜晚了。大卫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。素筠立刻给在外地工作的丈夫发了急电，又请丁牧师快来。中外弟兄姊妹听到噩耗后，也纷纷前来慰问。

一位外国弟兄，用这样的话安慰伤心的父母：“当牧人要驱赶母羊到更好的草场上去，总是先把小羊抱起来放在那边，母羊就跟着来了。主也会用同样的方法召唤一位父亲或母亲。你们若跟随主，将来就必在天堂里见到可爱的大卫。今天他已在主的怀抱里了。”

丁牧师与任先和素筠同住了数日，安慰他们，并带领他们向主回心转意。任先决定作基督徒，立刻跪下祷告，并阅读岳父赠送的圣经。他有清楚得救的经历，知道主已来到心里。素筠也恢复了起初的信心。从这时起，他俩便一生跟随救主。

信主之后不久，尹任先即奉调来到我们所在的省份，担任税务局长。主定规的时间没有差错。此时，丁立美牧师正在我们教会带领为期一周的布道聚会。尹任先每

天必到，先在我们家中，与岳父共进晚餐，随后参加礼拜，他的信心和灵程日见增长。素筠因忙于搬家，比丈夫晚来两个星期，没赶上布道，但频繁的交往，使她不久便成为我们的密友。

她对我说：“重蒙主恩以后，心里总感到还有两件亏欠的事，头一件发生在离开蒙特荷里亚女子学院的前夕。那时，毕业的女孩都聚集在一间大厅里打点行装，互相道别。到处都是东西。我突然被一把十分别致的剪刀所吸引，就趁无人注意之际，把它藏起来了，一直用到今天。”

“知道是谁的吗？”我问。“不知道”，她回答说，“人那么多，东西那么多，现在怎能再打听出失主的姓名呢？”

我说：“那你就按剪刀的价值拿出钱来为主做件有益的事吧。这样撒旦就不能攻击你，说你把别人的东西藏在家里了。”

她立刻打开钱包，把远远超过剪刀价值的一笔钱交给我说：“请买福音传单吧！我心欢喜，我灵歌唱，主把我这不诚实的重担，从心中除去了。”

“那第二件事呢？”我问。

“一桩蠢事，但就是忘不掉它，”她说。“几星期前，我去服装店里买了三块布料。当店员把包好的布料和账单交给我时，我发现他算盘打得不对，少算了一块布料的钱。我不仅未提醒他，反而从已经准备付账的钱里，又抽出四块钱，放进了钱包。暗想：‘店员不会算账，是店方的错；我已准备付款，与我无关。’”

我说：“那提醒你的是谁，难道是我这毫不知情的

人吗？”

“我想是主，”她说。“但我好意思向店方承认吗？丈夫在本城是有声望的人，我若说出此事，岂不有损他的名声？”

“你若要主所赐的平安，就要为主澄清一切疑点。”我说。

“任何代价都不能与平安相比，这件事我会照办。”她回答说。

很快又到回家给孩子哺乳的时候了，我们再次跪下祷告，愿主赐给她渴望已久的平安。劝她继续祈求圣灵光照，除去心中的阴翳。

次日下午，见她依旧垂头丧气，显然她仍未获得释放。

“难道公义的主又指教你，再看见生活中亏欠的地方了？”我在她进来时这样提问。

“是的，若为此进行赔偿，那就更丢脸了。”她神情沮丧地说，“我在读中学时，曾‘借’过别人一块钱，虽然经济上有困难，但当时已存心不还，这是有礼貌的偷窃。昨天晚上又突然想到此事，觉得自己何等虚伪，彻夜未眠。这位同学现在北方某市，丈夫是建筑师，家境富有。我在多年之后去还她一块钱，难道不是对她的冒犯？主会强求我这样做吗？”

“不对，”我解释道。“这正是主要向你说明做一个正直的人何等重要。祂在这个时候叫你想起往事，必有祂的旨意。钱的确不重要，但这却是一个让你为主作见证的机会。你若向她说明还钱的原因，就在主前人前使一对不信主的夫妇看到，基督徒的生活像水晶般的透明。

宋尚节先生正在那个城市布道，何不藉此机会规劝他们前去参加聚会？”

素筠一直静静地坐在那里默想“丢脸”的事，情绪低沉。主已明白无误地要她改正过来。然而，要做出这样的忏悔，必须具有异乎寻常的勇气。

“我立刻就写信，附上五元，尽管那时的钱更值钱，但也足够偿还我的亏欠了。”

同祷之后，素筠起身回家。上了黄包车还在自责，认为当年怎会做出这种傻事，使自己今天为一块钱而如此尴尬，还不知对方会怎样说。

次日午后，素筠乐不可支地闯进了我们的家，容光焕发，好像连敲门的工夫都没有了。

“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！”她说。“昨天写完信，又附上了钱，就叫仆人赶快去邮局发出。上床前再次跪下祈祷，主又让我看到一些亏欠，我向主承认、求主赦免后就睡下了。半夜醒来躺在床上，一面静思一面祷告，突然好像主开口对我说话：‘素筠，到此为止。基督的宝血已经完全洗净你的罪恶。’从这时起，我的心便充满平安喜乐，自觉良心无亏了。我今天来，就是要告诉你们这一切！”

几星期后回信来了，使她深得安慰。同学在信中写道，读完她的忏悔，夫妇二人急欲明了为何基督徒如此诚实，以及促使素筠还钱的动机是什么。因而决定去听宋先生布道。几次聚会之后，现已悔改信主。后来，他们为该市建造了礼拜堂。这座礼拜堂在抗战期间是全城惟一没有被关闭的聚会处所。

素筠任先蒙恩之后，更加热心主的事工。在家中，

把客厅和卧室打通，扩大空间，每周两晚举行查经聚会，省主席本人也通过聚会信主受洗。素筠又带领他的夫人在我们家中听道得救。许多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，也通过他们的家庭聚会，而成为基督徒。

任先素筠经常会邀请中外传道人与政界要人共同进餐，向他们传扬福音。某些人士，惟有通过这条途径才寻求到主。他们请客吃饭从不备烟设酒。这虽与任先的官职有些不称，却给客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一天，任先向财政厅长送去财务报告。这位厅长行为不检，颇有几分恶名在外。

“这是什么？作为收方‘利息’的项目？”厅长问他。

“这是我把未动用的公款存入银行后的利息收入。”任先答道。

“利息！”他轻蔑地说。“没听说过那个官员上缴公款利息。尹某你太认真，这样下去不出十个月就要走路（被解职）！”

从厅长办公室出来，任先觉得他是在怂恿下级弄虚作假，实在可恶。便对自己说，如果这就是谋求公职的代价，宁可辞职。

七个月后，任先又来拜访我们，他说：“请为我作一次特别祈祷。今晨南京来电，召我前往，不知是祸是福。”

我们跪下，恳求恩主带领他前面的路。若遭诬陷，为他伸冤；若被提升，愿主更重用他，荣耀自己的名。

一星期后，他深夜来访，我们也急于知道所发生的一切。

任先说：“上级召见时对我说，‘中央一直在察看各省送来的报告，我们对你廉洁奉公的作风，印象深刻。省里的事，就是需要这样的人管理。请你来是征求意见的：出任财政厅长如何？现任厅长，以腐化闻名。你是否接受这个重要职务？考虑好了告诉我们’”。他接着说，“经过祷告我接受了，中央政府也欣然批准。我本可将自己的任命和火车到达时刻，从南京电告省府，那样便会有人在站台上举旗迎接，随后用黑色车队把我送到新址办公。但我想，这里才是走向新职位的起点，请和我一起跪下祷告，愿主在这个职位上使用我，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祂。”

主再次为祂的子民彰显公义。那个预言任先将在十个月内被免职的财政厅长，自己下了台，而接替他的正是任先。

任先夫妇的住所再次扩大，家庭聚会更加兴旺，有时一周数次。在那几年里，许多上层人士，通过介绍在他们家中聚会得救。

信实的主，终于应允了丁牧师多年前把女儿奉献为主工作的祷告。这对夫妇蒙恩得救以后，全心事奉主的好消息，使丁牧师快乐无比。一九三六年九月，他在天津因病被主接去之前，在女儿家中亲眼见到有那么多的人，前来寻求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主的大能使他们都从罪恶的权势下获得释放。

后来，任先又被国民政府调到湖南省去担任财政厅长。在新的环境中，继续家庭聚会，同样蒙主赐福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，中国遭到蹂躏。沿海的港口多被日军封锁，抗战军需只有通过滇缅公路，和越过喜马

拉雅山的“驼峰飞行”，到华西后再装上卡车分发到各战区。棉花、棉纱和布匹是紧缺的战略物资，统归国家专售。

现在需要任命一位诚实的官员来主持这项工作。既然棉制品为国家统配物资，负责制定计划的人若想发财致富，去黑市倒卖易如反掌。谁能拒绝腐化的诱惑？战时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决定委派尹任先出任“花纱布管制局”局长。他上任后，又指派诚实可靠的人负起各省的责任，大大抑止了黑市交易。

敌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，使官员们纷纷迁居城外。任先夫妇和几位信主的高级官员，住在同一郊区。他们受到感动，捐款创办了一所传扬基督福音的小学和初中。礼堂很大，学校每天都有朝会晚祷，主日对外举行崇拜聚会。

教职员工都是为主奉献的中外弟兄姊妹。教学水准高，属灵空气浓厚。许多学生当年在校得救，后来成为华人教会领袖或国家的有用之才。每年暑期举办夏令会，又使校内外更多的人蒙恩得救，进入更丰盛的生命。

战后，配给制取消了，中央政府还都南京。任先获准免去原来的职务，携家东迁，定居苏州。现在，他可以把全副精力都放在学校工作上。

在大陆中国政权更迭之际，任先和素筠做出了留在大陆的选择，为的是继续帮助人们寻求真正的救主，劝勉弟兄姊妹，要在各种难处面前，保持对主的忠诚。那所学校，最初还允许存在，不久便被迫关闭。一九五五年，素筠因患肺病去世，与她终生事奉的恩主在天相会。九年之后，任先也随她而去。他们的生命没有白白度过。

今天在全球华人的教会中，有不少人就是他们当年以“信心的工作，爱心的劳苦，和盼望所存的忍耐”，带领来到主前的。

* “素”就是丁素筠女士（1899-1955），她的英文名字为 Faith。本文译自 *Rescued From The Dragon, Chapter 7: SUE — The Evangelist's Daughter* (Marshalls 1984 UK)。

**作者戴永和(Alice Hayes Taylor)是戴永冕牧师 (Rev. James Hudson Taylor)夫人。因通信条件所限，译者对原作中的某些情节，参照正文作了补正。